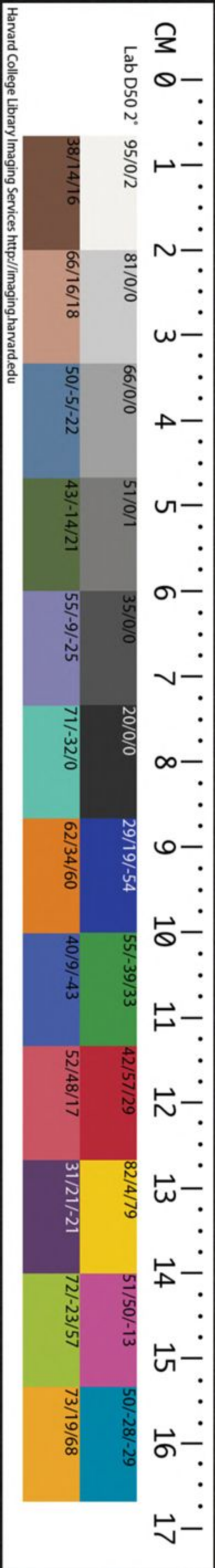


T2571/3202d(43)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御撰

顧榮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  
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  
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  
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  
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  
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  
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

收允寮屬何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  
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  
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  
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  
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  
之得免齊王冏召為太司馬主簿冏擅權  
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  
告友人張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煥曰以

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  
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  
事殷非酒客之政煥曰榮江南望士且居  
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  
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煥然之  
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  
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  
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  
慮禍及見力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及問誅榮以討葛煥功封嘉興伯轉太子  
中庶子長沙王又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  
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  
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  
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  
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  
兵於徐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  
敏反南渡江逐楊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  
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牧禮豪

桀有孫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  
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  
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  
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  
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  
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  
神武之畧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  
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  
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

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誦之口則大  
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  
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  
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  
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  
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  
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  
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  
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

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  
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  
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  
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  
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  
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  
所謀畫皆以詔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  
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  
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

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  
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  
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  
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  
添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  
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  
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  
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  
臨境流言痛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

虛納下廣延僑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  
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羣生有  
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  
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  
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  
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  
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  
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  
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

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  
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  
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  
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臣僕于時賢愚  
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  
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  
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  
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  
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

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衆率先忠  
義奮發忘家為國歷年通寇一朝土崩兵  
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  
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  
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  
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  
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  
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弥  
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



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  
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  
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  
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主霸事  
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  
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疆非  
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  
密謀為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  
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

考績幽明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  
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  
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為晉王追封為公  
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  
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  
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  
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  
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  
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  
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  
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  
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  
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  
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  
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

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  
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  
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  
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  
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  
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熙績垂歌億  
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  
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  
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

歸薄而無欵誠欵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  
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  
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  
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  
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  
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  
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及其本  
則兆庶漸化大和可致也又問在昔摛王  
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

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  
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亡秦廢學  
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  
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  
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  
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  
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為  
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  
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

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辟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

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豐蔀醴泉吐液朱草

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向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闢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夏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

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殺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閭而時歌緝熙姦宄旣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為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

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  
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  
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  
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書曰惟劓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  
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  
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  
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  
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

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  
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酌參夷之刑除挾誅  
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  
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  
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  
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  
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  
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

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爻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黃羲之規可種以之革亂則玄古之

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濶網夏殷繫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猶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繫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

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  
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  
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  
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  
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  
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  
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  
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  
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

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  
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  
夫兩儀之位以體為稱則是天地以氣為  
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為天地則是天  
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  
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為  
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為  
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



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  
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  
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  
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  
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  
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  
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  
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  
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

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  
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  
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其將不  
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願  
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  
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  
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  
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  
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

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  
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  
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  
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  
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  
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  
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  
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  
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

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  
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  
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  
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  
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豈  
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  
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  
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宐萬端其  
可網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

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  
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  
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  
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  
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劉載竊美神  
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  
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區區許况大  
人與天地合德日月竝明而可以失機後  
時哉帝猶不許臣等將軍韓續續去御

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  
帝爲之改容又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  
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  
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  
比陳誠欵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  
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  
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  
鼎趨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  
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

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  
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餮竊  
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  
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  
餘日叩棺乞哀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  
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  
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  
齒墮胸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為病  
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

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  
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  
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  
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疆兼以晨夜尚  
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  
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  
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  
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  
於大聖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後比跡

而當虛停好爵不以廢賢以臣穢病之餘  
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  
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  
時銓俊又使官脩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  
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  
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為  
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  
廷棄而不恤上跡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  
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

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  
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  
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  
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  
集殘餘據險靡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  
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  
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  
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  
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

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珍鎮東以  
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鑒  
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下  
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  
開聖懷垂問臣導真有一毫釐萬分之一明  
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  
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使其  
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  
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

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  
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如  
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  
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  
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  
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  
逐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  
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  
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

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  
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  
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  
讀書或守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  
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  
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  
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  
蕪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

歷陽太守沛國武嘏竝與瞻素疎咸藉其  
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  
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  
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  
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  
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  
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

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  
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  
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  
父卽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  
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  
高厲童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  
丁又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  
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  
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

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  
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士瞻清遠服  
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  
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  
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  
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  
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  
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即所以



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  
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  
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  
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  
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  
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  
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  
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  
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

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  
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  
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  
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  
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  
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  
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  
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  
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

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

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博士竝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歲跡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

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  
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繼以入秦園  
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  
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  
鎮殫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  
軌策柴筆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  
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  
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  
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美元凱

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古  
邦國殄悴羣望顯顯實在君侯苟義之所  
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  
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  
司謹遣叅軍沈植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  
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  
祭酒循稱疾數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  
幸其舟則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  
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休悵衣褥等物

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  
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  
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  
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  
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  
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  
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  
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  
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

兵愚謂令長威弱而蕪才難備發憚役之  
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  
中據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  
聚特宐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  
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  
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  
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  
報惰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  
所給人以身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

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  
縱不能耳要安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  
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縱跡言所在都  
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  
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隨莫適任負故所  
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者也帝從之及  
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  
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  
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  
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  
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  
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  
固守為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  
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  
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  
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  
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

穎川世數過之豈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  
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  
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  
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  
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  
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  
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  
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  
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

由惠帝不出非上祖互遷也下世既升上  
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  
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  
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  
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穎  
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  
未見此例惠帝互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  
一祖而無義例乎穎川既無可毀之理則  
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

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  
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  
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  
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  
廟時正神止士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二  
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  
首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  
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  
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

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  
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  
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  
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  
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  
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  
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  
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

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  
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  
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  
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  
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  
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  
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  
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  
射刁協與循異議循於義深備辭多不載

竟從循議焉朝廷疑循皆諮之於循循輒  
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  
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  
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此風  
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  
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  
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  
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  
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



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  
臣節不脩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  
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  
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  
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  
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  
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  
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

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  
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  
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  
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  
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  
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  
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  
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  
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  
史諸葛恢見而竒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  
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  
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  
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  
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  
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竒分若出其胸臆  
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

舊黨之中好有譏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  
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  
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  
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  
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  
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  
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  
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  
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

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深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道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 薛蕪

薛蕪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任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蕪

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

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  
至無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  
表兼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  
東宮時師傅猶宥盡劾乃下詔曰朕以不  
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  
榮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  
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  
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  
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體道

高邈勲德無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  
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忘肅篤誠夫崇親尊  
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跡儀體一如  
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無  
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  
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菟而有靈嘉  
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  
議謚直置有祭以太牢子顯先無卒無

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竝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恩遠方直薛旣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博風矯翼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音義

灸

之夜反

蹈

徒溢反

旰

以魚反

舳

由廬二音

帶

芥丑

上

芥

反下

蹉

上七反

跌

何反

哇

烏媯反

姬

音拓

音託

濟

即奚反

望

音開

馱

音偃

混

上胡徒反

池

本反

蒙莫紅

反暨音燔音如雪  
葦葦完



